



并州话回

那些年太原小朋友的零食

梁建军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正是少儿时期,物资紧缺,粗粮多,油水少,就想吃点零食。那时零食少而单调,因囊中羞涩,愿望成为奢望。

小学3年级,我们迁到了新建的并州路小学,中途路过并东商场,商场门口有许多小商贩,卖些酸枣面、糖稀人、糖葫芦、葵花籽等零食。

放学同行的两三个同学到了商场门口,有时嘴馋了,一摸,口袋里还有三两分钱,走到酸枣面摊前,拿出一二分钱,递给小贩。小贩从木盒里拿小刀切出一块,1分钱能买红枣大小一块,吃一点,酸酸甜甜的,淡淡的嘴巴里就有了滋味。有时相跟的同学不买,就买2分钱的,分给他们一点,相互分享是常事,掰一点放在嘴里,慢慢品着,能吃到家。

夏初杏儿下来了,有时从老家捎过来一些,也会买些,吃了杏,杏核舍不得扔掉。用斧子砸开杏核,一尝,杏仁发苦,就会晒干攒起来做菜。若是甜杏仁,小哥几个就把杏核每人分几个吃。

冰棍是夏天的企盼,冰棍2分钱一根,半透明状,小豆冰糕3分钱一根,冰糕头上都是绿豆,凉爽还好吃。买冰糕只有和大人上街又热又渴时或卖冰糕的到了院里,小朋友买的人多时,父母才给买一根。能吃上小豆冰糕,会喜出望外。后来有了冰砖,长方形的5分钱一根,再后来有了雪糕,1角钱一根。

买糖稀人也是小伙伴的喜爱,多是冬天或天气凉爽时,小贩们挑着挑子走街串巷,挑子一头是长方柜一头是小火炉,炉上的盆里放着咖啡色的糖稀(麦芽糖)。糖稀加热后,揪下一团,揉成圆球,放在手心压扁,中间要蘸些淀粉,拉出一根细管,往里吹气,边吹边捏,就捏出了栩栩如生的小老鼠、大公鸡、小猴子等造形。糖稀人大多不用钱买,而是用一两个牙膏皮或铅丝、铜丝、锡块换。小伙伴们拿上糖稀人边把玩,边比谁的好看,久久不舍得吃。

卖糖葫芦的小贩扛着根木棒,上面裹满干草,草上插着糖葫芦,一边走一边喊:“冰糖葫芦!”糖葫芦多是山楂做的,还有果子的、长山药的。糖葫芦3分钱到5分钱一串,一年吃一两串已很满足了。

爆米花也是美味零食。

爆爆米花的来了宿舍院,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爆米花摊前不一会儿便排成了长龙,孩子们端着脸盆,盆里的碗或茶缸里盛满玉米,1角钱爆1锅,满满1盆。回了家要先给没米花的左邻右舍送一碗,小哥几个把爆米花装在口袋里,能吃好几天。

还有卖棉花糖的,小贩把一只竹签放机器上一转,就转成棉絮般白白的一大块,一两分钱就能买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孩子们的零食琳琅满目,营养卫生美观,酸枣面、糖稀人等早已淡出了零食消费的主流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方言俚语

也说“淖泥”

殷安

晋源方言中遇道路泥泞时往往会用“难泥不察”来形容,意为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水中艰难地行走,其结果是不仅弄脏了鞋帮,有时甚至将鞋陷进泥沼中,光脚踩在泥水中,让人苦不堪言,好不尴尬。泥泞的路上不仅nān人,有时连车辆也会深陷其中。其实这个词应该是“淖泥”才符合本义。“难泥不察”有可能是“淖泥跋涉”。“淖”音nào,作为名词时,有烂泥和泥沼的含义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多为土路,每至初春解冻或雨后,不仅行人要在淖泥中艰难跋涉,有时连马车、汽车也“淖”在泥水中。这一现象乡人叫“淖车”或“卡车”。这里的“淖”和“卡”均当动词讲。常常见淖入泥水中的车轱辘越陷越深(汽车则空打滑),马鞭啪啪作响,大人小孩围个水泄不通,最后只能往辙中垫沙石、木板,折腾半天才能勉强拉出,往往弄得人困马乏,驭手更是狼狈不堪。

民谣记忆

民谣中的“三般”

张玉虎

农民的口头语言是十分丰富的,多年来,在农村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口头谣曲,其内容或劝人避恶趋善,或预测天气变化,或褒贬世人世相,或纯粹谐谑取笑,因为句子长短相当,大致合辙押韵,读来朗朗上口,易诵易记,可谓妇孺皆知。对这类段子,农民的土话称作“链子语”。这些链子语中,有一些段子有个固定格式,在这个格式之下,填入不同的词语便是一个新的段子,且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不断创新,越来越丰富。这里向大家介绍几段我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来的“世上三般”型的链子语:

世上三般好旧饭,扁食烙饼炒烩饭

早年我们一带农民的生活非常苦,饮食粗陋且单调,主食几乎天天是玉米面煮疙瘩和高粱面剔拔股,扁食(饺子)烙饼这样的美食那是只有过年和给孩子们过生日时才吃的,烩饭更是在娶媳妇嫁闺女的事宴上才能见到的稀罕食物,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,那当然是放得旧了也是好吃的。

世上三般没结果,跑黑唱戏放架火

在世俗人们的心目中,凡事总得有个结果,付出总想得到回报。那些付出心智和体力却没有个结果,得不到回报的事情,人们就觉得不合算。唱戏时,台上洞房花烛,衣紫腰玉,一散戏,

我还是我,你还是你,确实是没结果。村里正月十五放架火就更是了,用白花花银子换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筒筒,一根洋火点着,只是眼里红火那么一阵子,瞬间便化为灰烬,什么也没有了,那是真正的“烧钱”。

世上三般不好过,鞋小屋漏炕不过

穿小鞋不好过,世人皆知。我小的时候,村里人穷苦,农妇们忙碌,一年里也做不了几双鞋,家里的孩子们在发育阶段,脚长得飞快,穿两双小鞋也是免不了的事情,要不然就得打赤脚了。那时候,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房顶,夏天里下个急雨,还能将就,一到了秋天天下连阴雨时,就难保不漏了。漏得厉害时,室内没有一片干的地方,人在屋里生活,确实难过。当时不光是土房,还是土炕,到了冬天,全凭在室内往“炕圪道”里烧柴取暖,因此,家家的房顶上都有一个或几个烟洞,用来排烟。有时因风向不顺或者是烟道堵塞等原因使得“炕不过”时,燃烧产生的浓烟就在室内蔓延开了,把人呛得两眼流泪,咳嗽连连,那是真正的不好过。

现在农村的经济状况、社会场景,农民的生活水平、思想观念都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了,这些链子语也就尘封在了老辈人的记忆中,不为现在的青年一代所知了。

连载

不管那算是宗教或哲学,诗,或是小说,或是社会学论文——谁管那些——使得别人也更得点人生意义,那或许就是所有的意义了——不管人文明到什么程度,天文地理科学通到哪里去,这点人性还是一样的,主要一样的是人生的关键。在一些微笑或皱眉印象上称较分量,在无边际人事上驰骋细想,正是一种生活。末后这几句话,十分关键——

算了吧!二哥,别太虐待自己,有空来我这里,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,你还可以告诉我一点实在情形。我在廿四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,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车中也苦得要命——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,这不是“人

性”的悲剧么?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欢人性的梁二哥!

落款“徽因”二字。又有附言:“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,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,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。”

此时金岳霖该也去了昆明,这样才会说,让沈从文跟老金谈谈。说这话莫不是提示沈从文,应以老金对她的态度,对待那个叫高青子的年轻女人?

这话到此为止。要说的只有一句,无论怎样隐晦的感情,说出来便是坦荡,便是真诚,便是品格高尚。你可以说她有失检点,不该口无遮拦,再说什么,就该想一下,若你遇上同样的情形,是心有未甘,还是像她一样胸怀坦荡?

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成绩

调剂一下吧。不能光说



57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感情和经历,也得说说她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成绩。毕竟在她的墓碑上,她丈夫给她的定位是建筑师。

林徽因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,出名很早,几乎可以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就出名了。

又没有什么成就,而能出名,是因为她很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,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。那年代,后来也差不多,中国留学生要融入美国社会,得到彼邦人士的文化认同,是很难的。中国留美的学生,以清华学校为大宗,这些人高小毕业考入清华,上八年学,毕业时大都在二十出头。比如梁实秋,一步不落地上下来,到1923年“放洋”时,已二十岁了。闻一多也是清华的,在清华待了十年,1922年“放洋”时二十三岁,妻室儿女都有了。徐志摩北大出身,留美时二十二岁。这样的年纪,学业可能很优秀,但要融入美国社会,怕就难矣哉了。有人说徐志摩是个例外(赵毅衡说的),要叫我说,林徽因更是个例外。一是她的小学中学,在国内上的都是教会学校,二是她十六岁跟

上父亲旅居英国,又游览欧陆,一待就是两年。少年时可塑性很强,学下什么就是什么。林徽因后来说她是双重文化教育熏陶下长大的,主要不是说她曾在美国上过学,应当是说她从小受的就是西洋教育。

在美国上学,不过是进一步的深造罢了,也可说是一次印证。

到美国不久,这个印证马上就来了。

在美国,她和梁思成上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学院,梁思成进了建筑系,她也想进,建筑系不收女生,只好进了美术系,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。有人说,美国人怎么这么保守,建筑系竟然不收女生,这是对女性的歧视。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,那个年代,美国人怎么会比中国还要保守呢。

随笔